



滏阳河往事

刘艺亭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作者近影（2002年4月在上海）

黄昏时分，走了二十多公里，才来到临阳河畔的杨庄。这时，天还不明中夜，村中杨贵庆见安排好的住处，几户人家愿意，拿个酒壶也来^人的一则，再心往回。

取火牙和借，被借绝村安定的地方，水你足是地提竿的东西^望之以才到此休息。我和朱鹿雨住在杨村，又离村外公处不多远的一户人家。干了一天活的杨贵一家，困入夜凉爽了金都^早睡去，院子静悄无声。我躺在床上，听^着河西来人，似睡非睡，忽听街门一响，^拿明^拿明^拿来着。“是我。”听声^拿是村民杨贵庆来了，我^拿问：“由西来人了？”“是。”杨贵庆接着又问我：“你看^拿是姓？”

半句^拿又，^拿露^拿不^拿来。这时你^拿还^拿是^拿姓呢？^拿在^拿杨^拿贵^拿庆^拿乡^拿以^拿西^拿十^拿人^拿内^拿来^拿，^拿其^拿中^拿我^拿也^拿

小 引

战争年代的记忆，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淡去，但也并非往事如烟，被时间的风一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不是吗？我个人，遇着某种情景，那淡去的战争年代所历所见所闻常常浮现脑际，每当此时，又为喜欢习作的兴趣所驱使随手记一记。

回想 1998 年，河北省文联、河北省作家协会和花山文艺出版社曾在石家庄举行“刘艺事作品研讨会”，新老朋友，欢聚一堂，就五本《刘艺事作品集》展开评论，与会者发言热烈，言为心声，使我受益匪浅，对朋友们的关怀与鼓励铭刻在心，未敢或忘，还曾自不量力的许说：“惟愿追随大家，俾能在文学园地的一角，添栽一点花株。”然而，话好说，事难做，从那时至今四五年过去了，收获寥寥，已有点辜负朋友们的希望了！又一件令我动情的事是，去年 8 月的一天，一位同院邻居告诉我，石家庄日报有一则报道，其中列有我的名字，所为何事？不免感到惊异，找来报纸，那则报道题曰《我省战地作家今何在》。读之不胜感慨，有的作家已经做古，而我虽然仍在文学之路

上，漫流水，安则安矣，失于与时俱进。

现在，小花一束报消息，有机会将近几年积累的同一类文稿编为一本小书，以书代言，致谢关怀我鼓励我的朋友和读者。

我走过了这半是平凡半是坎坷的 85 年，还要继续前行，人往高处走，祈求超越自我。

刘艺亭

2002 年 7 月 30 日于石家庄

目 录

小 引	(1)
夜 宴	(1)
丁卜伍告密	(7)
献枪记	(13)
战争和狗	(18)
小 周	(30)
霜 菊	(36)
贺家湾	(95)
转移时刻	(102)
溢西行	(112)
归 途	(126)
致中寨	(133)
离 婚	(138)

夜 宴

日日夜夜，这些天来揪人心的事莫过于对抗日县长郭企之的思念了，他于1939年2月8日被日寇抓捕，从东里岳村用汽车押来位于滏阳河畔的曲周县城，投入监狱……街头巷尾，熟人相遇，常互相打问：

“听说郭县长有啥信儿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回答声总是沉闷又凄楚。

天开始泛暖，进入三月。这天晚间，城内西街路北县衙门二堂后面一所小院内，灯火通明，杂役人等忙来忙去，张罗排宴。

“知事要宴请谁？”

“上头没交代。”被问的人神秘兮兮。

夜风吹窗，客厅门关上了，忙碌过的人们暂时离去了，小院又复陷入往日贯有的死寂。

突然间，咚咚的皮鞋声响起，几个全副武装的日本鬼子兵簇拥着一个人进了小院。这个人身着便衣，中等个儿，脸黄

瘦，而精神矍烁，两眼有神，这就是被俘的抗日县长郭企之。他审视了一下院落，正转望亮着灯光的客厅，主人从客厅走了出来，拱拱手，连声说：

“来啦，来啦。”

鬼子兵嗨了一声，放开郭企之，退了出去。

主人再一次迎客：

“请客厅坐。”

郭企之没有应声，却大步走进客厅。

客厅两间大小，两盏煤油灯照亮了每个角落，已摆上宴席，但只放着两把椅子，郭企之立刻明白了，这是伪县知事连叔平专门宴请他的，不由心里冷笑，又一个招降诡计。

算来，郭企之被捕已有一个半月了，在这折磨人的岁月中，日寇中队长平岛对他施展种种非人残暴，郭企之却如百炼之钢，宁折不弯，宁死不屈，直急得平岛如疯狗一般狂叫：“世上真有不怕死的！”但上峰嘉奖了他之后，又指示他说，杀死一个中国县长容易，争取其和大日本皇军合作则功劳更大。平岛为报效天皇，再立功勋，一改狰狞面目，让军医为郭企之治伤，给好饭吃，利诱感化，但郭企之依然是一块硬梆梆的骨头，无一句软话，无一丝媚笑，束手无策的平岛这才想利用伪县知事连叔平，并向连叔平交底说，你的劝降成功皇军大大的奖赏，连叔平虽有一副奴骨，还是思忖良久，才回答平岛说：“叔平当尽力而为，以报皇军。”于是，在滏阳河畔曲周城内便上演了这场夜宴。

郭企之踏进客厅，扫了一眼，便旁若无人地端坐在官椅上，庄严如一尊雕塑。

连叔平随后跟进，见郭企之已坐下，诡谲一笑。

“听说阁下到城里有些时日了，只是无缘相会，今日略备

菲酌，请过来一叙。”

郭企之冷冷地说：“你我并非旧识，何情之有？”

连叔平满脸堆笑：“虽非旧交，但是走到一个地方来了，还是有缘的嘛。”他哈哈笑出声来。

郭企之问连叔平：“你是怎么来到曲周的？”

“这不就可以叙谈了吗？”连叔平抓紧时机，连笑带说。“我对阁下略有所闻，愿知其详。”

郭企之略一寻思，也顺水推舟地说：“我乃一平平常常中国青年，阅历虽浅，你如果愿意知我一二，我也可说给你听。”

连叔平喜出望外，连声说：“请讲，请讲。”

郭企之正一正坐姿，继续说道：“日寇大肆侵略中国，八路军深入敌人后方，创建抗日根据地，我也卷入抗日洪流，先在本县南宫，待杨秀峰先生领导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，……”郭企之转问连叔平：“杨秀峰先生平津知名大学教授，你知道吗？”连叔平急忙回答：“有所闻。”“知道就好。杨先生在日寇侵占北平后，和北平流亡学生一起来到山西、河北，成立冀西民训处，组织群众抗日武装冀西游击队，和八路军一同抗日，又于去年率部队来到冀南，那时日寇还未曾侵占曲周，你当然也不会来到曲周，不错吧？”连叔平不防拐到他头上，不由浑身打个冷战，忙又镇定下来，但也只“我，我……”了两声，便把话全咽回去了。他那时候在干什么，他自己清楚，不敢与郭企之比论，郭企之也把伪县知事的心虚看在眼里，不理他，照样说自己的。“我到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之后，奉杨秀峰主任之命来曲周巡视工作，东跑西奔，历时月余，去年9月曲周县各界人士四百余人在相公庄奶奶庙集会，共商抗日大计，并推选我担任曲周县抗日县长，从此我就在曲周这块土地上与群众一起战斗，誓把日寇驱逐出中国。”

连叔平听郭企之讲他自己到曲周来当县长的经过，字字句句却如鞭子一样抽打着他，他想马上发威施令，可这是自己叫人家讲的呀，翻脸不仅有失一位县知事的身份，更会导致平岛的不满和愤怒，结果不堪设想，他还是忍住了，而机智和阅历又使他摆脱尴尬境地，他站起来手抓酒壶，说道：“来，来，我先干一杯，不然酒菜却要凉了呀。”郭企之却用手捂住酒杯，拒绝说：“本人还没学会喝酒。”

“嘻嘻，这酒还是老弟特从北平带来的啊，味道还可以。”连叔平一手执壶，另一只手去抓郭企之手捂的酒杯。

郭企之不愿触到连叔平皮肉，见他手伸过来时也就撒了手。

酒斟上了。

窗外有脚步声传进来，郭企之笑了，他对连叔平说：“请在外边的人进来喝酒。”

“没人，今晚这院里就你我二人。”连叔平否认他在院里安置下人了，其实人倒不多，只有他的两个亲随。

“那就好。”郭企之淡淡地说。

连叔平见劝不动酒，感觉不能再拖延时间了，否则会失去时机，原先准备好的说词也用不上了，嘴有点不大好使唤还是图穷匕见了。

“你打算怎样？”

郭企之坦荡直言：“我为抗日而生，为抗日而死。”

“看说到哪儿去啦，你年少有为，前途不可限量。”

“除非日本帝国主义马上完蛋，我才有一线活着出去的希望。”

连叔平藏在心底的话也脱口而出：“阁下到邱县去怎样？”

“到邱县干什么？”

“任邱县知事。”

郭企之大笑：“你是什么？”

“我是曲周县知事。”连叔平一本正经。

“曲周县知事能放邱县知事吗？”

连叔平语塞，愣了片刻，只好尴尬地承认：“这是平岛中队长转告我的，你不会怀疑吧？”

“我相信。”郭企之平静地说。“但我是抗日县长你也不会怀疑吧？”

连叔平点头：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还要当抗日县长。你肯助我一臂之力吗？”

如雷轰顶，连叔平吓赅赅了，他乞求说：“这可玩笑不得！”

“我不是跟你开玩笑，而是真心希望。”

“不，不！”连叔平离开座位，摇动双手，像要逃走。

郭企之喝住连叔平说：“连叔平，你过去跟日本鬼子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当，我说不大清，但你到曲周后犯下的罪行我是有数的，人民也都给你记着账。”

连叔平瑟缩着，一声不响。

郭企之离开宴席走到连叔平面前，狠狠地说：“连叔平，日本迟早是要失败的，平岛死不了的话还有可能回到日本国，你呢？绝无好下场！”话声还没落地，郭企之几步跨出客厅。

连叔平如梦惊醒，一看郭企之没了影儿，追出客厅，一面连声惊呼：“他跑了！快追！快追！”

郭企之从客厅出来，望了望天上星斗，一步也没跑，朝来路走去，没到小院门口，那押他来的几个鬼子兵就出现在他面前……

伪县知事连叔平愣在院里，两个亲随过来搀他回去歇息，客厅里传出杂役人员收拾杯盏和杂役人员艳羡的惋惜之声：

“这么好的酒菜，怎么连筷子也没动？”连叔平听着更觉不是滋味。但他刚回住室电话铃就响了，他无力地拿起话筒，对方愤怒地斥责说：“你这笨蛋，怎么弄的？”连叔平心想：“你平岛不是也愁眉不展吗？”但他没敢说给对方听。

夜宴过后数日，驻曲周城鬼子兵中队长平岛接到上级回示，当天下午他便派一班鬼子兵和几位信得过的汉奸走卒，将郭企之押到县城东北角一片空地上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推入事先挖好的坑中活埋了……

郭企之壮烈殉国，年方 25 岁。

丁卜伍告密

冀西游击队(简称冀游)第六支队驻在滏阳河西周村。

早晨,战士们出操回来,见警卫员小王出出进进,有人就问:

“小王,你忙乎啥?”

“跟支队长回家。”小王回答。

“多走?”

“马上动身。”

支队长丁卜伍,原是平乡县滏阳河东边河古庙大刀会首领,当日寇侵占北平后顺平汉铁路南下,相继侵占保定、石家庄、邢台,又从邢台东去占领南和、平乡、威县到山东临清一线之际,他集合大刀会和日本鬼子干了一仗,在当地竖起一面抗日旗帜,受到百姓拥护。其时,冀南腹地因国民党政府官员南逃社会陷于混乱,“群雄”并起,“司令多如牛毛”,有些就是打着抗日旗号的土匪,像丁卜伍这样和日本鬼子干的队伍却不多,到八路军东进纵队从太行山到达冀南时社会上还是乱哄

哄的，民不聊生。为了进一步开拓抗战局面，冀西游击队司令杨秀峰也带领一部军队来到冀南。1938年8月间，冀南各界代表开会，决议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，推选杨秀峰为主任，宋任穷为副主任，逐级建立和完善抗日政权，坚持抗日游击战争。杨秀峰得知丁卜伍不但抵抗过日寇侵略，他还在大刀会基础上组织起一千多人的武装，坚持抗日，便亲自到何姑庙去见丁卜伍。丁卜伍已久闻杨秀峰大名，正求之不得哩，虽系初识，却谈得十分投机，团结抗日是共同心愿，丁卜伍要率领他的人马加入冀游。于是才有了六支队这个番号，丁卜伍任支队长，并由冀游派人成立政治处，加强六支队政治工作。六支队继续在平乡一带打游击。

浴着晨光，丁卜伍带着两名警卫员骑着快马离开了驻地，从郭桥跨过滏阳河，继续往前奔驰。

“站住！”丁卜伍大声吆喝跑在他前头的警卫员小王。

三匹骏骑都停下了，小王回头望着支队长。

“有事？”

“从这往北。”丁卜伍命令。

“不是回家吗？”小王愣愣地问。

“奔南宫。”丁卜伍的回答斩钉截铁。

小王二话没说，拨转马头，斜插东北驰去，丁卜伍和后卫紧紧跟着，扬起一道飞尘。

“去南宫干啥？”小王和后卫心里都带着这个问号到了南宫。

南宫本是冀南商业重镇，设在南关的电灯房虽说已不发电了，但市面还是比较繁华的，店铺鳞比栉比，人来人往，其中满蹊军人，墙上刷着一条条抗日标语，书店门口还挂着山东聊城出版的《抗战日报》，聚集了不少人在那里争看。他们牵马

来到十字街，一打听主任公署，说是不在城里，驻在城东八九里远的孙家李村，于是又紧出东门，策马前往。果然，主任公署是在孙家李村，街上流动岗哨的穿着和他们一样，灰军装，臂上佩“冀游”臂章，一股亲热之感涌上心头，小王上前打问，人家倒先问道：“你们也是冀游？”小王只顾问：“杨司令住在哪？”流动岗哨说：“胡同里头一个门楼，你到那去打听。”这个门楼在胡同口，不几步就到，小王一人先进去，东屋有几个军人，一见小王进来就问：“同志，你找谁？”“我是六支队的，丁支队长也来了，他在门外。”人家一听立马涌出屋来，往门口走，小王也跟人家到了门外，却见其中一个人先向丁支队长敬礼，说：“欢迎丁支队长！”丁卜伍却笑着说：“你是……”对方笑着说：“我姓张，跟杨司令到府上去过。”丁卜伍也笑道：“看我。”主客拥成一团，同到小院。

“杨司令在吗？”丁卜伍急问。

“在，我领你去。”张同志又低声问小王：“马需要喂吗？”小王说：“要喂。”张同志吩咐他身旁一位同事：“你领着去喂马。”

丁卜伍跟着张同志来到相邻的一条胡同，跨进门口朝东一家，正巧杨秀峰从北屋送客出来，等客人一离去，丁卜伍即趋前敬礼，杨秀峰握住丁卜伍的手，说声“你好”邀进北屋。小王留在院里和张同志说着话，张同志说声“我去安排饭”也就走了。小王独自呆在院里，听候首长呼唤。

丁卜伍随杨秀峰走进北屋，扫了一眼，司会就在一张褪色方桌上办公，桌上除几份文件和笔墨外，其余摆设全是东家的，他坐在一把客人刚坐过的圈椅上，冲着杨秀峰办公桌。

杨秀峰问丁卜伍说：“今天从哪来？”

丁卜伍说：“滏阳河西边周庄，到这也不过百十里路。”

杨秀峰又说：“那一定有什么事了，说吧。”

丁卜伍没有立即开口，他环视屋内。

杨秀峰见只有秘书在场，便对他说：“我这没事了。”秘书会意，然后走出房去。

屋里只剩下杨秀峰和丁卜伍俩人，相望片刻，丁卜伍才说话：“司令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杨秀峰稍有耳背，扬起左手遮在耳后，注意听着。

丁卜伍郑重其事地说：“六支队里有了共产党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昨天我转到政治处，没人，见桌上放着宣传品，顺手拿起来看，却发现下面有一本小书，叫《共产党员读本》，这就怪了，谁带到六支队的？”

“你知道那书是谁的吗？”杨秀峰态度平静。

“不知道。”丁卜伍回答。“我也没问任何人，六支队有共产党是不会错的。”

杨秀峰又问丁卜伍：“你看队伍里有什么不利于团结抗日的事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丁卜伍摇头表示。

“听到过有人说不利于团结抗日的話吗？”

“也没有。”丁卜伍又补充说：“政治处的人每次给战士们上课我都听过，我也是为了学习。”

杨秀峰露出微笑，神情像小孩那么天真无邪。

“那就没有要担心的了。”

“司令，你是这样看的？”丁卜伍仍心有不安。

这时，张同志进来，问午饭在哪吃，杨秀峰回答说打来吧，我们也好边吃边谈。杨秀峰又转向丁卜伍继续说着。

“现在国共合作，团结抗日，不管他是国民党，还是共产

党，只要真心抗日，我们都和他合作共事，这样才能扩大抗日统一战线，这也是我们冀游的主张……”

丁卜伍一动不动地专心听着，警卫员们——杨秀峰的警卫员和丁卜伍的警卫员，打饭来了，一盆小米饭，两样菜，一个炒茄子，一个拌黄瓜，外加一碟炒鸡蛋和两个白馒头，只见进来的张同志向杨秀峰解释说，这馒头和炒鸡蛋是招待丁支队长的，杨秀峰点了点头，丁卜伍迷惑不解地说：“咋着？我成了外人啦？”杨秀峰道：“你是客人。”丁卜伍说：“到司令这，我丁卜伍就不是冀游了？”杨秀峰笑道：“你不是冀游怎么会跑来找我这个冀游司令？”说笑间，菜摆上桌，一碗小米饭放在杨秀峰面前，两个白面馒头放到丁卜伍面前，警卫员端上饭盆便往外走，口中说：“我们几个到院里吃去。”

“小王，你去向房东借个碗来。”丁卜伍叫住他的警卫员。

“够了。”小王说。

“我还没有哩。”丁卜伍说。

“吃馒头还用得着碗？”小王发愣。

“我要吃小米干饭。”

小王只好去向房东借了一个碗，盛上小米干饭送到丁卜伍面前。

屋里边吃边谈，院里狼吞虎咽，还不时大笑，声音传到屋里，屋里人说话声也随着高了八度。

“你是说队伍里有了共产党也不碍？”丁卜伍此时已若有所思。

“我看不碍。”

“那就不问它了？”

“可以不问。”

“我听司令的。”